



▲日月潭。

一次愉快之旅

宁光标

不想跟风,只想寻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去旅行,计划打了个盹,2014年仲秋的一天终已成行。

飞机从长沙黄花机场直飞台北,晚上9:30到达。走出机场,迎接我们的是一个个子不高,穿着朴素,年龄60岁以上的老人。上了大巴,他用朴实的文字,轻松活泼的语言,向我们介绍,没有哗众取宠的意向,没有激愤无羁的情态,全是像在思考过程中的窃窃私语。他说,“我姓张,祖籍河北,你们就叫我张导。”

相遇难求,缘分不易,在台湾碰上一位祖籍大陆的导游,也算是我们修来的缘分。张导知识渊博,上至天文,下至地理,谈古说今,无所不通,每到一处从历史沿革,风土人情到饮食习惯和风景特色,都娓娓道来,那诙谐幽默的谈吐绝对让你开怀大笑。环岛游的八天里,我们每天都在张导带来的笑声里度过。

或许是台湾的气候与大陆相近,或许是张导兄弟般的热情感染了我们,在台湾的八天里,每一觉都睡得十分香甜。

第二天清晨,一轮红日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,我们开始了第一天的旅行。车子在高速公路上行驶,张导在座位前介绍。我们一边听一边问,他慢条斯理的回答和满脸的笑容,让大家如暖阳照身。我们问及时势时,张导的眼里有种浅痛,我们看到的是世事淡然和他的情怀。

两个小时,大巴下了高速公路,拐入一条高等级公路上,目的地为鹿港小镇。当你置身鹿港小镇,只见廊棚巷老,弄堂幽深。小镇虽然不大,却是台湾

重要的古镇与文化发祥地,特别是文祠、龙山寺、天后宫闻名遐迩。小镇里还有八景十二胜和迷人的民俗文物陈列馆、传统建筑、新旧参半的店屋。街面上人声鼎沸,商品琳琅满目,工艺品精美绝伦,传统美食香飘四方。

走出鹿港小镇,大巴驶往日月潭风景区。日月潭是宝岛台湾最大的淡水湖,潭面广大九百公顷,中间以拉鲁岛为原住民邵族的圣地,以此为界,北半部形同太阳,南半部状似月亮,故名日月潭。日月潭气候宜人,空气清新,阳光和煦,潭水湛蓝。四周高楼林立,绿树成荫,一条公路从山腰中穿行而过。潭边人流如织,游客摩肩接踵,游船慢慢向对岸驶去。湖水如镜面一般把高楼、树木一同摄入潭中,绸缎一般的潭面,如梦如幻,魅力四射,勾魂摄魄。

阿里山,位于嘉义县境内,列为台湾八大风景之一,为东南亚最高峰玉山的支脉。大巴车沿着盘山公路爬行,路两边的槟榔树高耸入云,山腰间溪水边深绿浅绿,小桥流水的民居依山而建,农舍,溪水,茶园辉映成趣,到处呈现一派恬静的自然画卷。两个多小时后,大巴停在了阿里山山顶。林海中,柔光照耀,渲染了秋韵。我们继续往林海深处走去,时而一袭软风,几丝细雨,十分入心,醉人。山顶上如画的风光让你流连忘返,那三个车厢的小火车更让游客暗下“不到长城非好汉”的决心。在小火车上听着那“突突突”的声音,我们的思绪被拉回到一个陌生而充满传奇的世界。来到三代神木景点,粗看似简单,细瞅却十分神奇,三代木同一株,枯而后荣,重复长出祖孙三代

的树木,当地人认为这是造化者的神奇安排。

下了山,大巴把我们载到了“溪头森林游乐区”。进入园区,只见山势雄伟,环境幽雅,林木森森,空气清静。走近“大学池”,只见一弯拱桥横跨碧波上,池水潋滟如镜,清碧翠绿,倒映四周山光水色,涟漪荡漾,把“大学池”衬托得更加富有诗情画意。

高雄,是台湾最南边的一个美丽城市。一路南去,路两边一丘丘稻田,写满了时光缱绻。这里既有美轮美奂、光彩夺目的全球单件最大的玻璃公共艺术——光之穹顶,也有绿草茵茵,景色绚丽的垦丁公园,还有引人入胜的猫鼻头、礁林公园,鹅銮鼻灯塔和白沙湾海水浴场。所有景区因东接太平洋,西临台湾海峡,南濒巴士海峡,充满热带气息,它成为台湾热门的度假胜地。

离开高雄,向花莲出发。花莲处在台湾的东海岸。一眼望去,浩瀚碧波的太平洋,海风拂面,波涛阵阵,十分惬意。这里的三仙台,风光美丽,你若从南北方向眺望,三仙台是三座,从西面望去,三仙台只有两座,涨潮时,三仙台便成了离岸小岛。

游花莲,不得不去“太鲁阁公园”,这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杰作。几近垂直的大理石峡谷雄伟壮丽,断崖峭壁更是高不见谷底,低不见谷底,令人不得不赞叹自然界的神奇。

走出太鲁阁公园一路向北,途经燕子口,眺望长春祠,穿越宜兰县,游玩基隆港,回到台北市,参观中山纪念馆,登上101大楼。这时,太阳西沉,灯火通明的台北夜景尽收眼底,美不胜收。

给春天取个好名字

刘群力

风一吹,一切都长出来了
唯独我的父亲
几年前,在喇叭和喇叭声中
被人种在地里
现在,还只拱出一个土堆
像骆驼,像他以前劳作时,
夕阳下弯曲的身子
一页一页翻阅土地

我经过时,他假装看不见我

我大喊一声:父亲
想唤出一个春天

月圆时挂在树梢
可是他,没有答应
我再大喊一声
他还是没有答应

此时,所有的冷
一下被我喊了出来
残雪,很快漫过了山冈

● 点评

春天就在窗外,那么,我们就给春天起个好名字吧!

诗人给春天起个什么名字?我看了一遍作品没发现,但诗人写的是春天,以风起头,“风一吹,一切都长出来了”,首句含万物生之意,这是在一场“野火”烧过之后(由此句引出的联想)。但也有例外——凡是“草”都有根,“草芥”一样的人也有生命的根须,“被人种在地里”的父亲,却没有像草一样长出来。诗歌接着就顺水推舟般地转到父亲身上,其实见着父亲只是诗人的一种臆想,是幻觉。这幻觉给诗人带来了“冷”,而父亲的影像则如“残雪,很快漫过了山冈”,很快消失了。诗歌的构思巧妙,时间的推移,场景的转换,

视野的开阔都有了。

回头说题目,这诗题是唬人的。可以起名,也可不起,关键要把春天写好,写好了“意”就到了——说是“给春天取个好名字”,但也可以藏在心里就自己知道“只可意会不可言传”。在这首诗中,我想诗人是悄悄地给取出来了:父亲。父亲就是春天的名字,信不信由你。“我大喊一声:父亲”,你没听到吗?那么,“我再大喊一声”,这下总该听到了吧?在诗歌里,诗歌最讲究语言的凝炼,“一句顶一万句”更好,但有时候,诗句的重复却十分必要,必要且充分,把情感推向了高处,或者说,推向了深处,这种强化的作用,有一个成语作注解:“一咏三叹”。人类的繁衍生息,和四季轮回、草木枯荣是一样的。“父亲”就是春天的另一个名字。(刘向东)

临津门那弹棉花的人

梅朵

看不到他们的脸
他们几乎是同一个人
咣咣,咣咣,一张弓一把磨
走南闯北从我儿时的乡下来到了临津门

弹棉花,追白云,捉妖精
浑身解数,十八般武艺
一个神秘的人
口罩,烟尘,木槌,竹片
左张弓,右调琴
嘟嘟,嘟嘟
八卦,布阵
前丝,后线
上下纵横

(呀呀呀!妖精哪里逃?
小时候迷恋的弹房回来了
叔叔你最後)

咣咣,咣咣
弹呀弹呀弹白云
归整,起身
城里人都睡丝绒
一张弓,落寞武士迎着霓虹打

神秘的人,神秘的人
太阳一落不见踪影
(他好像乘着白云飞走了)

临津门老城墙根传来袅袅余音

后记:我几乎每天黄昏都要去资江南路散步,穿几条街,过三次红绿灯,走到临津门那青石板路,心就突然安定了。就像穿过所有繁华到了水边。有一次在临津门突然看到弹房,里边咣咣咣咣非常熟悉的声音。是的,是我小时候非常迷恋的弹匠,让我产生无穷幻想的弹匠。他的一招一式,一起一落,有着无尽的韵味。

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选择在临津门挨着古城墙那儿,但他们出现在那儿让我感觉一切刚刚好。我小小的心又回到古老的弹房,随着那咣咣声一起一落,那消失的声音又回来了,那消失了的又在古城墙根处细细回旋。